



薛家柱 陈元林

筱丹桂魂系上海滩

浙江文艺出版社



筱丹桂 (1940年摄于上海)



筱丹桂主演《杨贵妃》中“贵妃醉酒”
一折的剧照（1940年11月摄）



筱丹桂在上海（1943年摄）



“越剧十姐妹”合影（1947年8月6日摄于上海大都会）
前排左起：徐天红、傅全香、袁雪芬、竺水招、范瑞娟、吴小楼
后排左起：张桂凤、筱丹桂、徐玉兰、尹桂芳

孤苦童年

悲慘結局

事業失敗虧空數萬萬 越劇名旦筱丹桂自殺

(本報訊)
越劇元老派左
大名旦之一筱
丹桂(見圖)

現年廿七歲，昨日下午忽背人吞服大量米沙爾後，於六時十五分不治身亡。

筱丹桂服毒之前，約在下午五時之際，獨自在寓，時有隣婦繞手笑者，屬其至親宅進點心，筱丹桂婉却，僞稱身有不適，即在視之原室內飯桌。復頗鬱鬱不樂，出外沈憂。旋魏外出，約三十分鐘即歸。時筱丹桂已離絕宅返其寓所，總又往尋，在其

室內喚得遺列之米沙爾氣味，同時發覺其已服毒，榻中遺留之米沙爾瓶一隻，已空無所有。當即呼喚其夫張春帆及其妹筱霞聞聲到來，急送市美國醫院急救，奈中毒過深，延至六時十五分不治身亡。筱



丹桂死時，身上穿絲綢子，外披一件薄紗，顏色與夾袍，絲絨絨外披，腳上足龍鳳鳳及白粉鞋。至服毒原因，據悉係因於經濟關係，一時周轉不靈所致。因筱丹桂自去年經營萬泰大戲院，因虧空至今生意清淡，虧空達數萬元之巨。同時更因現在杭州置有房屋一所，爲人估價，不能收回，因入欠之利息，致有自殺之慘劇。按筱丹桂出身於浙江，其父即加入越劇界，其母亦爲越劇界，其父母雙亡，其苦無助，在越劇界賣藝之下，在越劇界一隅，其父母亦在上海

《申報》对筱丹桂之死的报道 (1947年10月11日)

目 次

1	引子	(1)
2	剡溪的女儿	(5)
3	童养媳血泪	(10)
4	越剧之乡	(16)
5	戒德寺内小科班	(21)
6	梨园学艺	(27)
7	十岁小花旦	(32)
8	处处无家处处家	(37)
9	浙东之行	(42)
10	满师酒	(46)
11	一颗新星出现在杭州	(51)
12	初进“孤岛”	(55)
13	誉满大上海	(59)
14	张春帆其人	(63)
15	引狼入室	(68)

16	回家乡	(74)
17	再来“孤岛”	(79)
18	毒蜘蛛张开了网	(84)
19	舞台日夜	(89)
20	笔墨官司	(94)
21	笼中鸟	(98)
22	兰桂合作	(103)
23	在电台募捐演唱	(108)
24	同姐妹们合作的开始	(113)
25	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圆桌会议	(118)
26	越剧十姐妹	(123)
27	《山河恋》的风波	(128)
28	只因为看了一场电影	(133)
29	明星殒落	(140)
30	殡仪馆内的声讨	(146)
31	舞台上的哀思	(151)
32	尾声	(156)

1. 引子

离开现在已快四十年了。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九日，上海黄金大戏院的门口人山人海，万头攒聚，群声喧哗。汽车喇叭声，黄包车、三轮车夫的吆喝声，观众的叫喊声、笑骂声……热狂的气氛使上海滩三十多摄氏度的气温无形增高了，每个人的脑门上都是汗水涔涔。匆匆过往的行人，望着使人眼花缭乱的场面，无不驻足旁观，闪着惊诧的眼睛，打听发生了什么事，这时谁都会伸出大拇指朝霓虹灯下的巨幅海报一指：

“喏，上海滩的‘越剧十姐妹’在这儿联合义演！”

哦，原来是越剧迷们盼望已久的上海越剧十大明星，同台演越剧：《山河恋》。

翘望着五光十色的巨幅海报，人们无不发出声声赞叹：

“啊，尹桂芳、徐玉兰、竺水招、筱丹桂、袁雪芬、张桂凤、吴小楼、傅全香、徐天红、范瑞娟……”

越剧十姐妹的名字，当时在上海滩几乎家喻户晓。她们虽然都是只有二十几岁的姑娘，但每个人都有十几年闪光的舞台生涯，各自在艺术上形成了个人的风格，因此都拥有一大批观众。今夜，这么多观众聚集在一起，这不光是越剧明星的大聚会，也是越剧迷们的大聚会。因而黄金大戏院就象过盛大节日那样热闹。

演出开始了。剧场内黑压压的一片，电风扇呼呼地转着，灯光映出热腾腾的汗光热气。虽然场内临时加了不少座位，但场外还是挤着不少等退票的观众。

整个演出过程，剧场气氛始终异常热烈。每个知名演员出场，都赢得满堂雷动的掌声、喝彩声。闪光灯不时耀眼闪亮，照相机快门“咔嚓、咔嚓”响个不停。几十名新闻记者在场里穿梭般地东奔西钻，抢拍名伶精彩的镜头。特别对当时的越剧名旦筱丹桂扮演的宓姬，更是记者们竞相拍摄的对象……

五个多小时的演出，在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中结束了。观众真象过节一样痛快，每个人都在兴奋地鼓掌、欢笑、呼喊。一只只花篮送到了台上。人们象欢呼皇后那样挥手呼喊自己心目中的明星。演员们好不容易挤过人群，冲出一条路，来到后台卸妆。

但是，新闻记者们还是不肯放过，纷纷跟踪到后台找演员们采访。筱丹桂的身边更是层层叠叠围满了人。

筱丹桂那涂满油彩的脸上汗珠晶莹，更显得容光焕发。她显得羞涩不安，也显得神色迷茫，惴惴不安地对《新民报晚刊》的记者何津说：

“侬在这种场合，勿应该演迭能重的角色。在阮没上台

以前，心里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慌乱和不安。假如因我之故失败了，我将如何对得起朋友们？……”

当时还只有二十七岁的筱丹桂，虽然在“越剧十姐妹”中年纪算大一些，但神态还是那样腼腆、胆怯，说话还是那样迂讷、笨拙，但却非常真诚地说出了以上这一席话。

第二天，筱丹桂对记者的谈话，连同她的便照，一起在报纸上登载出来了。今天已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越剧十姐妹”联合演出《山河恋》，不光是越剧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也是中国近代文坛上一件盛事。筱丹桂的艺名曾风靡上海，蜚声全国，成为当时越剧界的大明星。特别是她的死，她的自杀，曾震动海上，震动江浙，震动全中国，成为一九四七年上海滩的特大新闻。

谁没听说过筱丹桂自杀呢？今天的小报上、书场中，还在讲述《筱丹桂之死》，可见筱丹桂自杀引起的巨大震动，今天尚有余波。可惜，有的人把筱丹桂的自杀，仅看作艺坛的奇案，有的则津津乐道于她的悲剧情事。很少有人能对她的不幸的一生，对她艺术上的成就，对她的艺人品格，作出真实的写照。

筱丹桂出身贫寒，当过童养媳。一九三〇年她在“越剧之乡”——嵊县开始学戏，走上演员之路，成为中国第一代优秀越剧演员。到了一九四七年，她在艺术上已取得了卓著的成绩，成功地塑造了众多艺术形象，成为上海滩票房价值最高、拥有观众最多的越剧名伶之一。

正当筱丹桂在艺术上红得发紫的时候，她的感情却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终于导致了自杀身亡。这就是为什么公演《山河恋》的那天晚上，面对亲爱的舞台姐妹，面对热情的

观众，她是那样的冲动，那样激动得泪光晶莹。因为她经历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她心胸中有多少复杂的感情，要对人们倾吐，要对心爱的观众说哟、唱哟……

今天，和筱丹桂合演《山河恋》的“越剧十姐妹”，有的还活跃在越剧舞台，有的已退隐幕后，也有有的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残，但她们大都幸运地活着。活着，这就是幸福。然而一代名优筱丹桂却长眠在寂寂黄土、萋萋荒草之下快四十年了。

筱丹桂，这个当年越剧舞台上文武双全的传奇式人物，越剧姐妹在怀念着她，越剧的观众也在常常提起她。筱丹桂的一生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且让我们抹去笼罩在筱丹桂身上那些阴云惨雾，真实地反映她那短促而坎坷的一生，真正揭开她悲愤自杀之谜吧！

2. 剡溪的女儿

在剡溪的溪滩上，铺展着一片鹅卵石与黄沙，中间夹杂着一些枯树杂草、野柳红蓼在早春的寒风中抖索着。七、八只瘦瘠的老黄牛慢悠悠地啃草、踱步。调皮的牧童们正在追逐、打闹。一个穿破衣的小姑娘，远远地避开淘气的牧童，提着一个竹篮，在溪滩边挖着野菜。她挖了一阵子，又直起身，环顾这空旷的山野。

在寥廓江天之下，她的身子是那样的不显眼，象一块鹅卵石，象一株红蓼。她长得非常瘦小，梳着大辫子，穿着农民自己织的土布衣衫，褴褛不堪，一阵阵寒风吹起了她那破烂的衣角。她才七、八岁，没有鞋子、袜子穿，赤着脚在溪滩上走着。任沙石在脚底划出一道道血口，野刺在脚背勾出一条条血痕。

她脸色苍白，怕见生人。在这大自然的怀抱中，唯一给她安慰的，就是村前这滔滔奔涌的剡溪和村后那逶迤秀丽的

太白山。她常常仰头眺望这白云缭绕的翠绿群山，俯首凝视倒映在清冽溪水里的自己身影。一对眼睛长时间出现沉思、迷茫的神情……

家乡的风景真美啊！嵊县，确是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嵊县四面环山：东有高耸入云的四明山，西为陡峭险峻的太白山，北部是气势雄伟的堉山，县南则横亘着富有神话色彩的天姥山。连大诗人李白也亟心向往过，写过《梦游天姥吟》这样的名篇，把这儿叹为“清妙”之境：“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竹色溪中绿，荷花镜里香。”杜甫则咏：“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至于白居易、陆游等大诗人写剡溪会稽风光的诗就更多了。贺知章就是嵊县人，他不要在长安当大官，要告老还乡乞归故里，唐明皇还特地诏赐《鉴湖剡川一曲》呢。

这条为许多诗人歌咏过的剡溪，在曹娥江上游，全长一百二十里，穿过全县，由县西长乐村流经城关，汇合新昌江，迤迤东北行。溪流浅而为滩，深而为渊，或泻或漾，风光各异。当夜晚在剡溪边漫步，这淡淡的月光，这青青的群山，这汨汨的溪流，确使人如入仙境，如堕梦幻。千百年来，诗人学士都把这块晶莹瑰丽如翡翠碧玉的好地方，称之为“气聚山川之秀，景开图画之奇”的浙东佳境。

嵊县，是公认的“越剧之乡”。不光越剧这优秀的剧种发源于此，而且著名的越剧演员差不多都出自嵊县。难怪大家都说：越剧优美，越女聪慧，是出于嵊县的山灵水秀。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吧。

一九二〇年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在嵊县县西太白山脚的一座破瓦房里，传出了几声婴儿堕地的“哇——哇——”啼

叫。这几声响亮的婴啼，嗓门又尖又高，好象向大地宣告：又一个越坛明星诞生了，诞生在剡溪之首的长乐村。

这户人家姓钱，祖上是个告老还乡的旧官吏，传到这一代已破落了，靠当一名私塾教师混口饭吃。嵊县有句土话，叫做“七讨饭，八教书”。在旧社会，教书先生比讨饭还不如，无论地位、境况都同叫花子差不多。他微薄的一点薪俸，实在难以养家糊口，全靠变卖祖上传下来的一些家产艰苦度日。所以这穷塾师潦倒穷困，整日郁郁寡欢，焦躁烦闷。

在这以前，他们已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儿和一个五岁的儿子了。私塾先生终归是知识分子，给自己子女取名字也是文质彬彬的：大女儿叫秋韵，儿子取名为伯仇。现在又生了个女儿，取名为春雄。好古怪的名字！象个男孩子。但春雄的出生，并没有给家庭带来春天的希望，更不能重振雄风。日子越来越艰难了，两年后，又添了一个妹妹。不久，父亲在贫病交迫中，撇下了妻子和四个儿女，离开了这冷酷的人间。

这对全家打击是多大！当时小春雄还只三岁，妹妹只一岁。

一个寡妇，带着四个孩子，又不会持家谋生，仅靠卖地度日。家里常常缺米少柴，孩子们只好到河滩野地拾荒，挖野菜来充饥。所以小春雄自幼就营养不良，长得十分瘦小，皮包骨头，面色蜡黄。也因贫穷变得沉默、怯懦、孤僻，异常腼腆，害怕见人。

五年勉强捱过去了。祖传的十亩田已卖掉了，只剩下最后的二、三亩薄田和祖传的住房。再不能变卖了，否则全家就身无立锥之地。

怎么办呢？要想法子活下去，可出路又在哪里？嵯县农民的命运是很悲苦的，农村的女孩子更甚。当时大体只有三条出路：做童养媳、当童工、进戏班学戏。

姐姐秋韵已经二十二岁了，还未出嫁。出嫁要嫁妆，妈妈置办不起。再不出嫁就会永远嫁不出去了，急得母亲日夜操心，寝食不安。唯一的办法只有把二女儿卖给人家去作童养媳，给大女儿添置嫁妆。

这时，南山有一户小户人家，家境也很穷困，担怕以后儿子娶不到媳妇，想趁目前手头有几个积蓄，先买个童养媳到家里来。不但捞个便宜货，还可当劳动力使用。他们打听到西乡钱家想卖掉二女儿，就托人介绍，与春雄娘来谈条件。

还有什么条件呢？只要换点钱给大女儿办嫁妆，只要二女儿有口饭吃就行，做娘的只好狠狠心，把亲生骨肉卖掉了。

为难的是怎么向小春雄启口。做母亲的只得硬着心肠，含着眼泪，抖抖索索地拉着春雄骨瘦如柴的小手说：

“春雄，娘对不起你……家里穷，没有好日脚过。你跟这个婆婆去，吃好的，穿好的，总比在家里强……”

小春雄斜望了这个陌生的婆婆一眼。她相信母亲的话，无论到哪儿去，总比自己家里强。她已经饿怕了，苦够了。

她虽然舍不得离开娘亲和同胞兄妹，舍不得离开这熟悉的破瓦房，舍不得离开这清澈的剡溪和苍黛的太白山，舍不得离开从小就熟稔的河滩、牛群、村落，但还是听从母亲，跟这个素不相识的婆婆默默地走了。分别时，她竟没有哭。只是走出村庄穿过剡溪时，她突然极度伤心地想大哭一场，

但一看这个陌生婆婆的脸色，终于忍住，没有哭出声来。

长乐到南山并不太近，小春雄走了十多里山路，到了婆婆家已是日暮黄昏。她在崎岖的山路上已走得脚疼腿酸，精疲力竭了，浑身没一点力气。

一进门，她浑身瘫软，想坐下来歇一下。可是婆婆不等她屁股着凳，就吆喝着：

“春雄，快到河边提水去！”

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好不容易提来了水，婆婆又在叫喊了：

“春雄，快去喂猪去。”

她硬撑着身子，提起沉重的猪食桶到猪栏去喂猪。那边又传来了婆婆的吆喝。

小春雄只得饿着肚子干活。她想到远离的母亲和兄妹，想到从小生活的村庄、河滩，再想到从此要在这陌生的家中生活下去，听从这个婆婆凶狠的使唤……想着，想着，不禁流下了泪水，手中的活也慢慢停了下来。

婆婆看到了，勃然大怒，不由分说地走过来大声训斥：

“死鬼！我家里又没有死人，要你哭什么丧？啊？真晦气！”

小春雄挨了骂，哭得更厉害了。婆婆暴跳如雷：

“我买你来不是来听你哭的。你再哭！你再哭！”

她一边骂，一边动起手来。拳头、巴掌雨点般落到小春雄瘦小的身上……

3. 童养媳血泪

小春雄孑然一身停立在南山荒凉的山口，翘首引颈在张望什么，等候什么。秋风吹起她的破旧衣衫和稀疏的头发。周围只有一座破败的凉亭，空无一人。几只乌鸦在山野盘旋着，“哇——哇——”地尖声叫喊着，使人毛骨悚然。

几个月下来，小春雄变得更瘦削、憔悴了。红肿的眼眶陷得更深，眼神也更无光彩。脸孔象一片黄叶，上面还有斑斑伤痕。

卖到南山，婆婆并没有好吃的给她，也没有好穿的给她；只是把她当丫头、当苦力使唤。成天起早落夜，没完没了地干活。

小春雄毕竟只有八岁哪！她能受得了吗？唯一的办法只有赶到山野扒柴草的机会，溜到村口朝家乡的方向遥望一眼，想念一下家乡的亲人。

她多么思念剡溪那潺潺的溪水哟，还有溪边的水车、牛